

湘

軍

記

湘軍記卷十五

東湖王定安撰

平滇篇

雲南古滇國其地外接越南暹羅南掌緬甸境內則種族繁多自宋以前不隸中夏元明始入版圖元之興也先定西域故於回部最曠諸行省必以回回一人參知政事陝甘遼陽嶺北雲南等省例設回回掾史通事知印若干人中國回族之盛自此始回之爲教崇事祇神其朝天房謁教祖墓往往不辭萬里躬詣禮拜天房者墨克也在雲南

西八千里。陸行自維西出前藏。水則自永昌出緬甸。航海道。印度卽至其國。漢條支地也。中土回民。其傑者往往潛出雲南。至西域。朝天房於墨克。謁祖師墓於默狄那。雲南回族之多。殆由於此。然回人居中國。雖歷世久。猶循其國俗。與漢民異禮。漢民之弊。喜侵侮外人。相愚詐。自詡牧令。狃故習。輒以偏袒。漢民爲盡職。外人詘無所訴。則發憤叫。嗷。怒目操白刃。相殘殺。其意以爲吾尋仇報復。非反朝廷也。至於焚掠無已。戕官據城。雖欲不爲亂民。不可得矣。故苗番羌夷之禍。率如此。而雲南陝甘回亂。其尤深且

鉅者也。當回之叛，滇省姦民揭竿四起。又有土酋野貫儂，猺獞夷，乘機縱掠。而貴州、廣西羣盜縱橫。其地多與滇鄰，南徼五千里，霾曠不見天日。當是時。

天子方憂中原，不暇問荒遠。大吏坐困無術，則聽將領料民爲兵，就地徵餉。於是驕將悍弁，習爲跋扈，生殺由己，威福自專。地方文武不敢誰何。疆吏稍裁抑之，輒擁眾爲變。滇事益不可問矣。滇亂之興，肇於咸豐五年。其初臨安悍回與漢民私鬪相殺，各召其黨爲助。遠近莠回聞風響應。於是馬金保、藍平貴起姚州，杜文秀起蒙化，提督文祥攻

姚州不克。杜文秀乘虛陷大理。踞之。杜文秀者。故永昌縣。潛匿蒙化之大小圍埂。圍埂煙戶萬餘。村寨二十有八。其民回多。漢少。承平時。回人恃兇橫行。由來已久。文秀之反也。圍埂回首糾萬人助之。自下關襲破大理城。永平雲南賓川回聞大理臨安之變。相率殺漢民。據城堡。賓居回亦四出剽掠。提督褚克昌圍賓居。敗死。六年。馬世德據館驛。館驛在臨安通海之交。故有土城。曲江巡檢駐地也。館驛旣陷。婆兮東溝田心及邱北之曰者鄉。彌勒之竹園。皆殺漢民相應。而馬和馬貴等據澂江。略旁近邑。呈貢甯甯宜。

良江川諸城皆陷。迤西南騷然無甯土矣。是時雲貴總督恆春督師貴州。聞亂則引軍還滇。攻迤西諸回。久持不下。七年閏五月。激江曲江回犯省城。燒城外廬舍殆盡。恆春登陴望見火光。則大憤懣。急率親兵開城赴敵。羣僚諫止之。其夫人博禹特氏責恆春曰。今賊所燒殺者皆公赤子也。公爲大吏坐視其死而不救。何以對百姓。

朝廷譴責至矣。恆春憂懼不知所出。與博禹特氏同縊於署。比回退圍解。士民悲悼之。十月回匪蔡七二陷雲州。知州吳景蘇會副將魁昌攻之。大理蒙化回來援。吳景蘇敗。

死八年。回匪馬標陷威遠廳。田四濫起。他郎緬甯間。據新撫。蔡七二陷順甯。馬標田四濫皆杜文秀黨。蔡七二則文秀嫺姪也。於是迤南道梗。九年。回匪陷鎮南。永北鶴慶鄧川。

詔授按察使徐之銘爲巡撫。之銘至滇。才一年。遽有此擢。時事局日壞。之銘荒淫廢事。滇民頗失望。總督張亮基屢引疾乞罷。十年。

詔劉源灝爲雲貴總督。未至。以徐之銘兼權之。蔡七二陷緬甯。副將魁昌死之。初。魁昌因援絕糧匱。乞救於耿馬土。

司罕恩澤資之兵餉。會恩澤爲族人所戕。魁昌率飢軍城守。自正月至閏三月。城裂二十八處。皆堵合之。而姦民內應。城陷。負其母投井死。並其妻子殉焉。緬甯旣破。蔡七二遂屠永昌。陷騰越。與杜文秀益相犄角矣。十一年。布政使鄧爾恆擢陝西巡撫。將發。革將何有保。豔其輜重。嗾其黨戴玉堂劫殺之。以爭贓貨。玉堂復刺殺有保。徐之銘不能問。物議大譁。以爲皆之銘所使也。時滇事益糜爛。劉源灝久不至。

詔福濟爲總督。福濟亦遷延不行。乃以潘鐸代之。且查陝

撫被殺事鐸自川入滇。奏論鄧爾恆之死。實由何有保。此外並無主謀。請將何有保戴玉堂戮屍。其黨史澱劉紹武梟示之。銘疏於防範。交部議處。

詔允之。

同治元年八月。粵賊石達開自貴州分掠平彝鎮雄。潘鐸遣將禦之。達開還走川黔。

詔張亮基赴雲南督軍。兼權提督。潘鐸徐之銘合疏促亮基駐東川昭通防石寇。

二年正月。回弁馬榮率數千人入省城。屯五華山。五華山

城中最高地也。道路洶洶，皆言榮反。榮夙爲總督所信，總督終以榮不負己，榮亦不忍於總督，未敢發。壬辰，潘鐸詣五華書院開諭之，令移屯城外。榮已諾矣，方登輿，榮揖送。其黨以矛旁刺鐸，榮卽起持鐸刺者，復至。鐸竟薨，居民驚亂。時岑毓英權布政使，聞變，持短兵巷戰，榮走南門大街，招回黨，絡繹入城。毓英策城大難置守，乃塞藩司署門，率親兵千人晝夜堵禦。回來，則憑垣發礮，或開門縱擊，賊皆靡。榮懼，外援且至，遺書巡撫請和。徐之銘微服詣毓英，言其狀。前臬司花詠、春糧道張同壽、鹽道宋延春皆至。毓英

語於眾曰。今賊雖入城。吾當死戰破之。如其不勝。公等與
毓英閣署自焚。未晚也。於是飲血誓師。分兵守東南門。用
閒離其黨。而陰使使召馬如龍入援。如龍初聞省城陷。以
爲院司戕矣。比知毓英守藩署未失。還軍馳入省。諸紳民
率團兵至。二月丁丑朔。合軍擊馬榮於城內。大破之。回眾
走城外。猶留屯弗去。毓英患之。召部將李維述計誅馬榮。
悍將悍將夙暱維述。號爲兄弟。一日天嚮明。維述率千人
往入其壁。悍將方沐問所來。維述曰。奉上官檄討夷人。不
識路徑。故來問耳。悍將指畫示之。維述從其背。搜刀擊殺。

呼於營曰爲兵者出前門從賊者出後門羣回驚散省城危而復安事聞

詔以勞崇光爲總督徐之銘逮京議罪賈洪詔爲巡撫之銘聞

命將行紳民環而留之曰今回情洶沸新任督撫未能卽來幸舊帥在猶可繫人心號召忠義若公遽去則滇民以爲見棄於

朝廷禍更不可問矣之銘乃止勞崇光前罷兩廣總督奉詔入黔及被

新命不敢言衰病毅然赴任石達開自昭通走威甯賴裕
新走甯遠四月崇光行次綏陽與石黨遇避入民寨檄楚
軍之在黔者合鄉團奮擊破之斬五千餘人達開已誅於
蜀其黨李復猷欲結銅仁教匪犯楚

詔崇光與黔撫張亮基備之當是時崇光駐黔賈洪詔駐
川皆阻賊不能進滇中兵事倚岑毓英一人

朝廷益嚮用楚軍

三年二月授劉嶽昭雲南按察使嶽昭隨駱秉章轉戰鄂
蜀調援陝西所向有功是時留屯四川防守勞崇光以逆

西杜酋猖獗。檄岑毓英分守楚雄各隘。防其東逸。毓英進兵迤東。攻曲靖。馬龍霑益諸城皆下之。俘斬馬連陞。馬榮。剖榮尸祭。潘鐸兵民稱快。於是迤東稍靖。崇光進駐平彝。四年春。擢劉嶽昭雲南布政使。乃議自川援黔以入滇。五月。嶽昭克貴州正安。

五年二月。嶽昭克綏陽。收降眾千二百人。隸爲兵。合舊部七千人。先是賈洪詔以逗留罷。林鴻年代之。仍屯川境。不敢進。乃授劉嶽昭雲南巡撫。率所部轉戰以往。勞崇光進駐省城。奏以署提督馬如龍專迤西軍事。圖杜酋。又以貴

州猪拱箐匪巢貽害三省。奏令岑毓英出境討之。規通餉道。十二月猪拱箐匪犯鎮雄。毓英自昭通赴援。連破之。新營柳林。

六年正月滇軍克畢節之茶山。二月進攻猪拱箐。毀苗教一百餘寨。毓英逼山而壘。嶽昭遣宋華美擊苗匪於蔡板。爲滇軍聲援。是月雲貴總督勞崇光薨。以張凱嵩繼之。未至。臬司宋延春暫攝其任。

詔促嶽昭先清川黔邊境。率師入滇。先是

上以滇亂久。郡縣多陸沈。命勞崇光繪圖進兵。燹後文獻

蕩然崇光依通志晨夕揣摩圖未上而卒嶽昭專疏呈獻
是時淪陷府城四曰大理杜文秀踞之曰麗江姚得勝踞
之曰永昌楊德明馬國春等踞之曰順甯馬德征踞之州
九曰鎮雄曰姚曰趙曰賓川曰鄧川曰雲龍曰鶴慶曰劍
川曰雲廳七曰騰越曰蒙化曰永北曰緬甯曰龍陵曰彌
度曰普洲縣三曰雲南曰浪穹曰永平而太和順甯麗江
保山之附府者不計焉其他村堡市鎮不可勝數其酋軼
興軼衰無常號六月岑毓英克猪拱箐七月克海馬姑嶽
昭推功於勞崇光令毓英回師曲靖初崇光檄馬如龍攻

姚州鎮南獲勝。杜文秀遣死黨奔救。如龍部將合國安楊盛宗退守大姚。軍中患疫。如龍回省養疾。嶽昭知如龍毓英不相能。故令毓英駐曲靖避之。八月。迤西回陷定遠。大姚祿豐廣通元謀。省城戒嚴。毓英遣劉重慶等率二千人援省城。呂鎮南等二千人援楚雄。楊國發等二千人攻廣通。分賊勢。周之珪等三千人。道省城。攻祿豐。以衛富民。羅次。柳明泰千人守武定。祿勸於是省防稍固。嶽昭臚陳四事。其略曰。滇省營制久廢。勦賊用濫。練其多少。去來無定。數强者爲練頭。或保至協鎮。或自帶頂翎。文員不敢過問。

稍拂其欲。則戕官劫署。與賊無異。卽如未議西征以前。杜逆伏而不動。省會粗安。西征未久。而逆餒愈張。練勇節節退避。不戰而潰。今欲勦西逆。而仍執以回攻回之說。誠恐授人以柄。操縱隨之。此兵事之難也。滇省全資外餉。軍興十餘年。積欠數百萬。部撥之款。外省以空文了事。而省城軍需釐金等局。應歸司道經理者。回入鎮將濫厠。其中盤踞援引。支銷冒濫。甚至州縣之錢糧。井地之課稅。亦由回弁往收。按戶派捐。弊難枚舉。臣前飭岑毓英將東路釐稅。州縣錢糧。照例由該司綜核。原欲逐漸轉移。尙不滿營員。

之望。此餉事之難也。滇省漢回猜忌。兵連禍結。更有可漢可回。忽彼忽此者。挑釁生非。就中取利。或居衣冠之列。而懷叵測之心。跡在疑似之間。患伏蕭牆之內。官軍千艱萬苦。每敗於奸軍之一言。此防內患之難也。滇省劇寇。首在大理順甯。年深地險。我軍進剿。每苦無糧。兼之文武不和。號令歧出。是欲勝人。而先有取敗之道。欲攘外。尙多內變之憂。此謀進取之難也。現在新陷之區。自當相機攻取。一俟附省一帶。事有把握。然後鼓行而西。進圖杜逆。庶可收得寸得尺之效。不致蹈半途而廢之譏。十一月辛未。迤西

回陷羅次壬申陷楚雄嶽昭調遵義防軍赴援
詔曰張凱嵩前奏暫駐東昭先勦迤西此時情形萬緊該
督應先入省城著卽募齊勇丁審機前進岑毓英已撥兵
援應應否馳回省垣劉嶽昭宋延春妥商辦理

七年正月迤西回分犯富民安甯昆陽新興呈貢易門皆
陷之二月岑毓英自將援省城道宜良七甸進兵破回寨
三十餘嶽昭遣李家福屯曲靖三月嶽昭進駐曲靖奏言
西逆占踞郡縣已數十處之多官軍初未進攻賊亦伏而
不動勞崇光入滇後與馬如龍計議西征旋因糧餉奇窮

未能得手。現在附省州縣多爲賊陷。省城被圍。岑毓英所部餉需支絀。倘仍無力支持。大局不堪設想。上年張凱嵩請寬籌滇餉奉

旨於浙江等省關月撥銀二十萬。倘能如數解滇。亦可稍紓眉急。無如有撥無解。視作具文。當茲萬分喫緊。惟有籲催各省關協餉。並飭部臣再指有著之款二十萬兩。庶軍心先可稍安。全軍不致立覆。

詔如所請。張凱嵩病免。以嶽昭爲雲貴總督。毓英爲雲南巡撫。宋延春爲布政使。時回勢披猖。號三十萬環省城西。

南北賊壘延袤十餘里。省東之江右館石虎崗亦立卡礮。厚回馬添順踞尋甸城。與相應。且欲窺東川曲靖嶽昭道。謝景春等進霑益。王維金等扼馬龍。調臨元騰越兩鎮兵。由南路攻晉甯。綴賊。貸四川軍火濟城內守軍。護總督宋延春率兵民晝夜登陴。回弁合國安謀內應。馬如龍斬以徇。毓英屯響水關。親攻楊林。楚軍將李家福方自馬龍攻尋甸。聞滇軍有事。楊林移師會之。燒其木壘。破回寨六。礮樓三。於是甸尾古城廠口皆下。糧路始通。毓英與李家福皆受傷養病。而參將楊玉科已繞四川會理。攻武定。元謀

大姚祿勸定遠白井易門皆克之圍城人心稍定四月尋
甸匪陷功山防營昭通鎮楊盛宗敗走嶽昭令全祖凱赴
東川助防奏擢李家福爲昭通總兵李維述岑毓英克回
寨三閏四月攻石虎岡古佛寺賣米市盡拔之何秀林等
破賊於呈貢杜文秀聞官軍屢捷遣悍黨數萬出賓川北
援馬如龍分部兵二千禦之武定附省回久閉壘不戰突
出奪大虹山築二壘如龍親擊之破其一壘五月劉嶽昭
奏言滇亂一日不平卽川防一日難撤請令提督胡中和
率川軍援滇移防爲勦

詔下署川督崇實行之崇實以劉嶽曙將二千八百人往川軍竟不出六月嶽昭增募黔勇五營以副將賀連璧將之大舉規尋甸李家福自馬龍謝景春自霑益全祖凱賀連璧自東川期會尋甸城外李家福攻七里橋燒木城三渡河奪大小尖山楊林匪來援拒破之全祖凱破柳河撫民寨十餘進駐清水溝七月李家福克青籠馬石二壘岑毓英遣軍來會官軍分壁鳳凰文筆山望城坡民寨多降李家福策賊碉林立難力取覘文筆上游有二河可達草海乃傍山築隄亘一百五十丈障水灌城先是尋甸至王

莊七十里民寨脅於賊皆豎白旗聞官軍至始反正嶽昭以民志未定八月親赴尋甸撫慰增山下隄水溢二丈傍草海賊壘皆沒而州城與他壘固無恙也九月嶽昭還曲靖李家福攻法鼓山旁近寨盡下之尋甸東路剷除略盡己亥進攻果馬克礪卡六庚子城賊來援破之平其壘二十餘十月壬子復擊破張徐灣十餘壘時澂江已克省防益暇馬如龍分兵來助其部將馬青雲等敗賊尖山十一月嶽昭親攻尋甸省防各軍已收富民武定羣賊環聚尋甸連營二十餘里民寨復叛遍山豎白旗迎賊圍師潰嶽

昭退守曲靖。上疏自劾。諸將降革有差。

八年正月。尋甸回犯馬龍。掠霑益。嶽昭遣軍拒走之。楊玉科克柯渡可耶。乘勝攻果馬。規尋甸。三月。澂江回叛。陷府城。嶽昭遣柳明德赴宜良。全祖凱繼之。聽巡撫調遣。毓英頻破附省之小偏橋。蕭家山。神羊寺。糧路復通。嶽昭乃復攻尋甸。五月甲戌。劉嶽曙。劉嶽峻等分三路進。先攻七星橋。破碉樓十餘。悉取楚軍故所屯。文筆山。諸隘。而列營焉。謝景春自三營出賊不意。奪章格賊卡。吳奇忠駐中河。規塘子。其酋馬順畏威乞撫。嶽昭榜示村堡。投誠者貸死。民

寨望風詣降。尋旬回大恐。乙亥官軍益奮力攻城。夜望城內燈火如晝。人聲喧嘩。其酋馬添順貽書馬廣願獻城。自贖。丙子克尋甸。丁丑劉嶽曙整部入漢。回男婦焚香跪道。於是果馬羅沖古城羊街橫亘二百餘里。村寨一百三十餘。皆反正。嵩明白鹽井亦復。毓英誅降回李芳園。晏洪分兵規祿豐。易門安甯。昆陽。六月嶽昭遣李家福等進屯省城南門。初貴州普安有苗寇。嶽昭撥千人援之。尋旬既克。增遣張松林等解普安圍。還師曲靖。以降回馬添順五百人隸馬如龍部。增調胡志祺等四營助省防。留劉嶽曙守

尋旬八月。毓英如龍分省防軍。攻安甯各隘。扼賊歸路。羣回益蹙。回首段成功。蔡廷棟等先獻款。壬子如龍扶病出城。與毓英李家福嚴兵以待。段成功。蔡廷棟率五千人伏地請罪。收南關外礮樓礮臺六十餘。遣兵攻西壩。克之時。楊玉科已拔大姚。廣通。毓英克江右館。益晝夜環攻。生擒悍酋甚夥。如龍親赴賊營。勒回目。自相斬獻。而安甯逃匪悉爲何秀林所殛。省城解圍。餘匪併入土堆。毓英如龍分兵規復旁近郡縣。以滇楚軍合攻土堆。馬忠等徇澂江。李維述督張士進等徇楚雄。李維鏞等徇南安。王鍾祥助黃

文學攻定遠。楊謙等助攻祿豐。楊林、李長春等助攻昆陽。
乙丑，李維鏞克南安。丙寅，張士進克楚雄。九月辛未，黃文
學克定遠。時劉嶽昭已入省城，增兵圍土堆。張保和岑毓
琦攻昆陽急，回首赴省乞撫。丙戌，馬光明降。其酋楊振鵬
懼誅，猶負隅自守。馬如龍親至昆陽，遣人入城招撫。庚寅，
克昆陽。俘楊振鵬、馬聯魁等，駢誅之。昆陽距省百二十里，
中隔滇池，舟行一夜可達。振鵬久爲肘腋患。同治元年就
撫，其後官至副將，攝總兵，猶踞城抗官軍。及其誅，人尤快
之。時祿豐已復。李維述移師鎮南，克沙橋、普湖、鸚鵡關。辛

卯王鍾祥克彌渡廳十月劉興克紅巖王鍾祥進圍蒙化破其馬街土城官軍距大理百里而近杜首境地日蹙矣先是四月閒將軍崇實川督吳棠遣提督唐友畊率六千人援滇友畊故大關人軍次昭通姦民流言友畊將盡殺回族復仇魯甸威甯回大恐皆據險自保劉嶽昭飛檄友畊馳援省城以解之且遣知府吳春然往勸檄署昭通鎮全祖凱保護漢寨友畊將行漢民遮留求一戰比嶽昭使至唐軍已與魯甸回接仗漢回互傷嶽昭騰書川帥諭止之崇實吳棠以川滇相距遠難遙度援軍進止聽嶽昭主

持是月唐軍已擊破魯甸回寨回眾獻首乞降嶽昭乃檄唐友畊領援軍回川川軍入滇踰九月幾釀巨患於是東昭始安十一月甲戌陳定邦收賓川庚寅張潤收麗江進攻劍川十二月丙午克之壬子張家銘林光耀克緬甯是時劉光瑛李鳳祥等圍永昌騰越許繼衡等圍威遠楊玉科圍姚州多所斬獲惟澂江新興久不下乃議毓英如龍親攻之

九年正月壬寅許繼衡等克威遠馬標田四濫皆殛二月澂江回出犯九村中關大啞口營陷之竹園館驛回援新

興襲圍師營陷之甲辰岑毓英自將攻澂江辛亥馬如龍
自將攻新興劉嶽昭親至澂江覘地勢馬忠等前失中關
諸壘官軍悉復之嶽昭還省城三月楊玉科攻姚州破其
土城玉科受傷益開地道三十餘穴期必克東北城坍回
猶築內牆抵禦四月丁酉朔地雷再發北城陷遂克姚州
擒馬金保藍平貴檻送省城梟誅斬馘六千餘五月丁卯
馬如龍親攻新興克之斬其首田慶餘如龍患病還省城
遣王正坤徇東溝馬永順屯新興圖館驛七月岑毓英督
攻澂江克附城賊壘一百五十其西山村西街子賊廬悉

毀平之從民請也。八月壬寅，黃世昌等克永北甲寅。楊玉科克鶴慶。己丑，李維述克鎮南。嶽昭毓英令維述、玉科、世昌等駐軍新復之地，休養士馬，分其半番攻旁邑。

上念維述玉科苦戰疲勞。

特頒珍物示優異。維述性慤直，故以騾馬爲業。初不知希榮貴及奉

上所賞白玉搬指，適與指合，乃驚歎。

天子聖神益效忠，蓋無貳志。所設肆市，悉以巴圖魯號名之。其榮幸。

朝命如此。玉科初頗驕蹇。毓英善撫之。所至摧陷。嘗殺仇。持其頭謁毓英。意詰責。卽爲變。毓英笑而釋之。故毓英之平滇。楊李功爲多。馬如龍則倚嶽昭自固。師事嶽昭。嶽昭亦資其力。彈壓回眾。世頗多。嶽昭毓英善馭。驍將云。閏十月乙亥。張保和楊國發等克竹園。竹園隸彌勒。毘連開化。廣南臨安。爲迤南腴區。廣西越南入滇道也。官軍圍攻踰一年。其黨舉火自焚死。無一降者。亦悍寇矣。馬如龍破私財三萬金濟軍。嶽昭以聞。

優詔嘉獎。

賞翎管撥指如例如龍乃力疾赴敵九月甲戌楊玉科克浪穹乙亥克鄧川進攻鳳羽白米關下之十月庚子克長邑村辛丑克鍊鐵生擒楊占鵬占鵬杜文秀本宗母兄也於是大理北路皆定十二月王祖佑李鳳呈收雲龍

十年正月李家福擊四川蠻匪於昭通大破之二月辛酉朔岑毓英克澂江澂江三面環山其南阻海賊先伐附城樹木斷樵採官軍木柵薪樵皆取之百里外圍攻一年城破之日將士憤憾揀回人精壯者悉屠之三月丙申楊玉科克寶居是時官軍已復三十二城其未復者大理永昌

順甯三郡城蒙化騰越二廳雲趙永平雲南四州縣耳七月辛亥楊玉科克永昌八月岑毓英駐軍曲江十月攻館驛城外礮壘盡克之收五山夷寨十二月辛未破其西門遂入館驛與回其城而壘

十一年正月戊戌張保和克田心其酋馬世德自焚死庚戌楊玉科克永平及曲洞漾濞皆下之四月己巳李維述克雲南縣戊寅吳奇忠會黔軍克貴州興義五月丙戌楊玉科李維述楊國發等克趙州戊戌克蒙化趙州之戰杜文秀自率萬人出援踉蹌敗歸於是大理藩籬盡失賊勢

益不振。九月丁酉，張保和收獲。癸甲辰，馬忠擒館驛回首。馬敏忠、馬國政等駢誅之。遷回民於村寨，館驛乃定。十月，貴州提督周達武會滇軍克新城。十一月，總兵楊玉科克大理。杜文秀伏誅。大理東臨洱海，西倚蒼山，自文秀竊踞，內築土垣，包僞禁城。其中楊玉科穴地道，蟄場東南城，軍士乘缺而入，賊據土城死拒。復埋地雷破之。自辛卯至戊戌，陣斬二千餘人。玉科屯軍內校場蓮花池，增調五千人環攻僞城。丁未，文秀率死黨出戰。玉科親擊之，斃賊五六千。文秀敗入僞城，飲毒死。叛回蔡廷棟等昇獻玉科氣息。

猶屬卽割其首解送省城。蔡廷棟者前圍省被獲復叛走大理者也。毓英軍已次紅崖距大理百二十里。十二月甲寅毓英親至大理部署撫事。蔡廷棟楊榮佯稱乞款陰埋地雷於行館約玉科率二百人往。玉科諾之比入僞城玉科潛至僞府據礮樓大呼兵勇爭血戰賊驚亂出四五千人圍玉科而毓英伏兵城外度玉科已達乘夜梯登與玉科合巷戰竟日官軍傷亡千計賊之死者萬人辛酉賊燒僞府奪門出走大理三城皆克獲文秀幼子三女一其黨魁楊榮蔡廷棟等百三十人皆就俘於是嶽昭毓英奏言

杜逆倡亂。歷十八載。攻陷五十三城。西及四川會理。東及貴州興義。偽造禁城。僭規王制。直欲追蹤洪逆。並駕一時。官軍西征四次。迄無成功。咸豐六年。提臣文祥調川軍助勦。克紅崖。圍賓居。而東西各回圍省。退兵還援。則彌渡雲縣失矣。九年。提臣褚克昌克鸚鵡關。雲南驛。而館驛。激江。回眾。攻陷廣通。楚雄。鎮南。以襲其後。則褚克昌之全軍覆矣。同治二年。臣毓英在署藩司任內。連拔景東。鎮沅。永北。楚雄。廣通。定遠。進規鎮南。而馬連陞。馬榮。率霑。益。尋甸之眾。佔踞曲靖。馬龍。平彝。撤兵回顧。則大理之役。遂不果矣。

六年提臣馬如龍甫至定遠前軍失利而合國安楊振鵬等內外句結連失定遠楚雄以次二十城則省圍幾莫解矣推原其故皆由東南黨援未除則迤西寇氛愈熾故先從各路征勦克曲靖而東隅固解省圍而內患清復澂江而內地甯平臨安而南徼定由此內顧無憂遠圖易舉臣等所以先事東南而後專事迤西者職是故也捷聞將帥獎擢有差是月李維述楊國發克大圍埂而小圍埂猶負險自守楊玉科會維述等攻克之

十二年二月辛酉楊玉科克錫臘壬申蔡標克猛郎甲戌

楊玉科克順甯四月庚戌玉科蔡標克雲州戊辰和耀曾克小猛統五月庚辰李維述克騰越雲南平嶽昭奏請入覲

詔曰可岑毓英兼權總督

十三年嶽昭至都

上慰勞之

賜壽禮有加焉頃之

詔還鎮

光緒元年劉嶽昭罷是時滇邊野夷殺洋人瑪加理英吉

利公使訴於

朝語連毓英授劉長佑爲雲貴總督潘鼎新署雲南巡撫
二年四月長佑行次貴州受印奏曰臣於洋務非所素習
然責無可辭不得不預爲防慮雲南五金並產洋人覬覦
已久特借瑪加理事反覆挑撥以肆要求今若制機器開
採則利由自取權不人操夫藩維不固莫禦外侮之侵兵
甲不修難爲小邦之庇今緬甸接壤於印度越南割地於
法人彼自立之未能豈維屏之能寄臣擬簡練精兵扼咽
喉之地備戰守之資爲外藩近接聲援爲中國資其捍衛

則洋人覬覦之心。或當稍斂。

上嘉勉之。五月。長佑至雲南省城。而蘇開先叛。踞騰越。先是永昌李朝反。已就撫矣。會妖人王道士踞蓋達。自言幻術能禦鎗礮。愚民多惑之。蘇開先者。已保參將職。藉索餉。誘練軍謀亂。遂陷騰越。王道士與之合。逆燄益張。於是順甯雲州土豪悍卒。乘機肆起。踞城池。殺守令。永昌降人應之。迤西大擾。長佑檄署提督楊玉科率師往討。道員陳廷珍副之。閏五月。副將李應舉克雲州。賊併入順甯。順甯賊聞官軍至。亦棄城走。躡之雪山箐。禽其酋高顯。而李朝窺

犯永昌爲提督和耀曾所殛。餘黨解散。六月楊玉科等攻騰越克之。蘇開先王道士伏誅。長佑飭諸路搜治逋寇段成虎等百數十人悉戮之。迤西平。長佑以土練反覆難馴。奏令提督胡中和募楚勇千人。自川入滇。副將文明迪楚勇五百人自粵西入滇。明迪長佑舊部也。故事雲南額兵挑練軍者十之七。皆給全餉。赴征調。其汰存底營者。月餉緩七發。三文武吏率以不敷。防守爲請。長佑乃裁兵就餉。減額兵之半。而以五成兵數餉給之。別留練軍十二營。備調遣。歲增銀僅十餘萬。而全省軍制改觀。無憂飢匱矣。是

時瑪加理讞成英人約於雲南設埠通商。

詔下其議。長佑奏言。滇省漢夷雜處。種人獷悍成性。剽掠行旅。其腹地散練首民。燒香拜會。小則攔路劫殺。大則入城焚掠。萬一防護不及。致有同於前案。或更甚於前案。其有害於雲南一隅。猶小。其有撓於中夏全局。甚大。且洋人知前案難辦。有免其既往之議。知後患難防。有保其將來之議。臣恐滇省官民。於已往者。不以爲倖免。而以爲得計。將來者。不引爲前鑒。或敢於效尤。洋人意在圖利。亦斷無不思遠害之理。應俟三五年後。內外安定。遣員商辦。

上善其議。是冬，四川巴蠻掠昭通。總兵全祖凱遣兵渡金沙江，擊之，盡燒其船。巴蠻遁回巢。時昭通之大關鎮雄之伐烏關土匪並起。長佑檄全祖凱悉破平之。迤東皆靖。而廣南那雞寨有積匪數百，踞山崗，肆搶殺。寶甯知縣李賓擊走之，殲其酋王喜。四月，騰越逸匪許雙貴擾隴州之崩。竈總兵謝景春擊破之。長佑之初至滇也，諸驕將猶擁重兵，頑梗鴟張。官民含詢隱忍，未敢頌言其非。及楊玉科移廣西右江鎮，胡中和履提督任，長佑用兵部議，武職例應迴避本省者，率以兼轄之貴州量移之。諸武職亦以平昔

斂怨多懼仇讎甘心願他徙避禍於是豪率並解兵柄牧令稍得行其法監司郡守始敢覈吏治矣

四年春巴蠻自雷波渡江掠滇境昭通鎮李明惠擊破之生擒百十九人羣蠻悔罪歸誠長佑令留其酋馬曲哈爲質餘皆縱還迤西道熊昭鏡暨騰越楚雄昭通諸文武吏緝逋寇許雙貴等數十人並其黨誅之騰越徼外土目耿榮高等爭地相殺結回夷三千攻陷耿馬遣參將周慶安討之耿榮高降七月臨安納樓土族普保極爭襲搆兵阿迷蒙自開化土匪響應其酋楊阿幅踞田心謀襲阿迷城

於是廣南彌勒邱北皆擾。長佑遣道員許繼衡率練軍討之。九月，繼衡薄田心，破其壘數十。楊阿幅伏誅，餘黨走開化。官軍復敗之馬塘，拔難民數千。儂回夷獠皆就撫。而他股在廣南者，復爲兵練所敗。彌勒邱北諸匪皆遁。匪首普雲沈開科誅，殛殆盡。普雲者，阿迷夷人，與蒙自楊阿幅初約起事者也。沈開科者，儂夷種，始與普雲倡亂，已就款撫。而時服時叛。三渠旣殲，羣盜瓦解矣。十二月，阿迷逸匪起安平。同知潘英章等襲破於涼水井。

五年正月，進克三光馬毛諸寨，擒匪首黃春、鄭小安，皆普

雲黨也。長佑以臨郡無事，檄許繼衡等籌撫輯。繼衡自臨安赴納樓，促諸頭目上糧納款，且散回眾，禁燒殺土族。普保極等率老弱歸誠。羣回聞風乞款，繼衡悉資遣之。臨安開化廣南皆平。自騰越蘇開先之亂，其黨劉寶玉逃之野山野山者，居滇甸之交，爲華夷甌脫。其夷自爲君長，不隸於羈屬。劉寶玉糾野貫十三種，及蓋達猯夷伏羅坤山，時出劫掠。長佑患其害行旅，將捕之。適緬甸官詣騰越持圖說上騰越鎮廳，約由野山通道列戍，鎮廳寢其事。劉長佑曰：此必英人之所嗾也。英人議通商久矣，吾雖不爲彼用。

亦嘗有以固吾圉。乃檄熊昭鏡親赴騰越。召諸土司野貫。申禁約。其屯練出租之已失者復之。墩卡弩手之未補者補之。因囑誘擒劉寶玉於干崖。誅之。諸野夷皆解散。八月。鎮雄匪起。把總岑自開擊散之。十一月。教匪高春起。尋旬。犯州城。長佑調練軍合兵團破平之。高春殪於陣。

六年正月。永昌夷匪掠保山。檄騰越練軍屢擊破之。匪首龍保赴怒江死。八月。長佑出校營伍。遍歷三迤。十一月。事竣。自道光未不行此典者三十年矣。是冬。四川黑蠻掠東川。官軍躡之江干。蠻多溺死。

七年四月總兵鄧榮升擊廣南匪破之匪首王澤寬遁八月教匪卯招詳犯昭通奸細伏城內肆焚掠殺游擊張宗久等副將涂開科奮擊破之卯招詳殛長佑檄許繼衡勘其事搜餘匪盡誅之時法郎西窺越南東京佯稱捕盜增召兵船將道紅江達雲南通市

詔慎粵備邊長佑以爲欲援越南宜先復琉球欲制法人宜先討日本乃奏曰自西人通商日本始從諸國之後設公司於滬上遂侵臺灣滅琉球英法諸國相視不發

國家旣釋倭人而不誅則有以知中國之好安而惡戰旣

不問滅琉球之罪。則必不問滅越南之罪。故法人遂憫然
自肆。剪我藩籬。今若及東京未破。先討日本。以復琉球。則
時雨之師。足以下俘囚之涕。九伐之法。足以懾逆夷之心。
是不戰而存越南也。

旨留中。十一月。

上復問弭釁安邊之策。長佑謂法夷自據嘉定六省以來。
越南四境。皆有商埠。教堂。取越與否。非有甚異。其所以處
心積慮者。乃在通商雲南。與其既吞越境。爲守邊之計。不
如乘其始動。爲弭釁之謀。滇粵三省。與越接壤。東西幾二

千里叩關造釁莫可端倪要害與共勞費殊甚若自三江口以至海陽東西僅數百里以中國兵力爲之禦敵東京兵聚而力省以視防守滇粵之邊勞逸懸殊請以廣西兵二萬出中路廣東雲南各以萬人相犄角廣東之兵自欽廉而入雲南之兵出洮江而東別以輪船守廣南順化港口斷其首尾法人必無自全之理

詔下總署王大臣議之三月法人陷東京越匪紛起廣西援兵至太原長佑遣道員沈壽榕出關與相聯法人慌

王師大集乃以東京還越官毀其城而去七月沈壽榕屯

宣光之都竟造戰艦扼紅江。

朝廷念邊事亟擢四川道員唐炯爲雲南布政使率川軍千人屯關外滇軍悉聽節度頃之法越和議成法人益謀入滇劉長佑請入

覲。

詔以福建巡撫岑毓英爲雲貴總督駐軍蒙自屢與法人戰越南其後劃界事定雲南乃罷戍。

王定安曰寇興楚軍戰績滿天下其將帥率召鄉人子弟挈之遠征獨雲南則不然其初勞文毅崎嶇入險子然一

身寢饋於毒虺封狼之側。冀感其心而資其力。功雖未就。其志亦足壯已。劉公嶽昭提數千久勞之師。當百萬方張之寇。餉不時至。地非素習。其規畫迤東。硜硜以攻。尋旬斷賊援爲說。迨尋旬克而省圍遂解。竟如所策。所謂好謀能懼者耶。當是時。岑公毓英用民練八萬。忍飢血戰。極人世之至難。非和衷讓善。何克成此偉烈哉。劉武愼苦心孤鶩。不假聲色。驕將悍弁。相率解兵符。離虎穴。可云潛運默移。折衝樽俎者矣。其論救越南。以伐日本爲先。尤中肯綮。非譏諷小儒所能道。昔晉楚爭霸。則伐鄭。齊楚爭霸。則伐陳。

蔡齊晉固未能滅楚。楚亦未能滅齊晉。今中夏之與歐洲。固若晉楚然。而日本則鄭也。故並錄之以俟識時務之君子擇焉。

湘軍記卷十五

東湖黃學濂校字

湘軍記卷十六

東湖王定安撰

平捻篇

捻之患不知其所自始。或曰鄉民行儻逐疫，裹紙然膏爲龍戲，謂之捻。其後報讎嚇財，掠人勒贖，浸淫爲寇盜。或數人爲一捻，或數十百人爲一捻。白晝行劫，名曰定釘。山東之兗沂曹，河南之南汝光歸，江蘇之徐淮，直隸之大名，安徽之廬鳳潁壽，承平時在在有之。嘉慶中，河南巡撫始奏定豫捻結夥三人以上，比照回民例加等科罪，而山東亦

言結捻結幅之案以人數多寡定罪名重輕其後安徽仿行之然必曳刀會方論斬梟其僅結捻訛搶者擬以斬絞發遣蓋猶未視爲叛逆也咸豐元年廣西寇起豫皖之間奸徒竊發南陽壽州皆有捻患三年洪秀全陷安慶踞金陵遣黨徇臨淮鳳陽出歸德以擾河朔於是皖豫捻患益熾其酋曰李士林劉疙瘡劉元吉任二皮龔瞎子而張樂刑尤爲羣捻之魁樂刑起蒙城雒河集雒河集者今渦陽縣治是矣當是時

文宗憂中原慮捻粵句結

命周天爵駐徐宿禦盜。旋以給事中袁甲三代之駐潁毫。前總督牛鑿駐陳州。而以軍事責河南巡撫英桂。總其成。其年李兆受起霍邱。掠商固光州。與皖捻應。四年英桂遣兵捕兆。受不得。兆受圍商城。捻眾益盛。其年安徽巡撫福濟久攻廬州不克。命民間築圩寨自保。寨各置渠率犄角相救助。於是寨長圩長出入於兵捻之間。悍練漸不可制矣。五年袁甲三罷。甲三號能軍。已擢副都御史。以擅委宿州牧落職。

文宗益倚任英桂。屢促其進師圖皖。英桂藉詞防邊徘徊。

境上不敢進。

嚴旨日至弗顧也。六年起袁甲三助英桂。甲三攻張樂刑於雉河集。屢有斬獲。七年春復

命勝保助英桂。捻圍固始。勝保戰屢捷。李兆受糾捻粵陷六安。霍邱。圍壽州。陷正陽。自光固息商。西至商南。二千里。烽火相望。三月。勝保破張樂刑於柳溝。五月。勝保大捷於三河尖。樂刑走霍邱。依兆受。七月。勝保克霍邱。八月。克正陽。而英桂以舞葉宜嵩有捻。駐禹密防之。其年冬。捻遊騎至開州東明。入直隸境。八年。英檄爲河南巡撫。勝保援臨

淮納降李兆受。至清流關。撫其眾。而練酋苗沛霖亦平濱。渦諸捻圩。隸於勝保。

詔勝保以欽差大臣督安徽軍。袁甲三專三省討捻事。秋。捻掠山東。還走河南。陷周家口。九年二月。捻破官軍於舞陽。總兵邱聯恩戰死。袁甲三劾免。以傅振邦代之。振邦率苗練攻鳳陽。臨淮下之。七月。捻陷定遠。巡撫翁同書退壽州。八月。捻復踞鳳陽。臨淮。勝保以母憂歸。起袁甲三爲欽差大臣。甲三既至。克臨淮。十年正月。捻陷清江。淮揚道吳葆晉副將舒祥死之。漕督聯英。河督庚長皆走淮安。

詔奪官河南擒趨鞏洛秦晉皆警以府丞毛昶熙總河南團練其年秋英夷款成海防無事

命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移師山東討擒時荷濟之間皆寇氛僧王率萬二千人至濟甯十一月攻擒鉅野不利十一年正月僧王遣軍援荷澤復敗還

詔責其輕進擒自曹州趨鄆城渡汶掠泰安都統伊興額總兵滕家勝戰死遂圍青州而河南擒蹤充斥連二十餘縣西及浙川萃范盜北侵畿輔復

命勝保領萬人出屯景州九月苗沛霖陷壽州皖北擒滋

益甚。僧王遣詹啟綸募軍防清淮。僧軍南下沂邳。論功進爵親王。冬。僧王攻亳州。北諸捻圩連破平之。

同治元年二月。苗沛霖合粵捻犯潁州。三月。湘軍解潁州圍。四月。廬州克。安徽粗定。而河南捻入商州。與粵賊合。連陷鎮安。孝義渭南華州。陝西大擾。

詔勝保多隆阿入關。多隆阿率楚軍攻商南。捻破之。捻還走河南。由宛郡趨棗陽。陷隨州。應山京山。七月。袁甲三乞病。李續宜母喪辭欽差大臣。以唐訓方權安徽巡撫。總兵事。臨淮不復置帥。時苗沛霖與湘軍構衅。聲言入陝。隨勝

帥

穆宗大怒。逮治勝保。降捻宋景詩。本山東劇盜。聞勝保獲罪。叛於邵陽。率黨千人。走山西直隸。云赴京爲勝保訴冤。官軍不敢遮遏。遂與東匪張錫珠合。錫珠亦降捻也。於是直東教捻蠡起。畿輔頗震。山東巡撫譚廷襄罷。以閩敬銘代之。

詔兩廣總督劉長佑航海入津。討東匪。冬。僧王攻渦河捻圩。誅其首楊興太。羣捻多降。

二年正月

授劉長佑直隸總督。僧王攻雒河集。克之。擒斬捻酋張樂
刑姜台凌等。樂刑兇悍。爲捻中渠魁。及其誅。遠近稱快。其
從子張總愚。領餘眾。與陳大喜合。賊中號小閻王。二月。僧
王移軍攻淄川。三月。克之。移攻教匪於白蓮池。東匪犯深
州。掠廣平。劉長佑自衡水親擊之。匪還走山東。僧王遣蘇
克金敗之平原。乃分五旗掠畿南。長佑親敗之曲周。降其
酋楊鵬嶺。解散千人。四月。

命長佑兼直東豫三省邊界勦匪事。時東昌匪巢林立。巡
撫安坐省城不之問。長佑乃檄直隸臬司王榕吉赴東昌。

治其黨五月擒首蘇老夢相盤等掠永毫程四坎等侵固
始六月劉長佑誅張錫珠於陣責楊鵬嶺等勒降眾繳械
馬歸農東匪平七月長佑討宋景詩於館陶以堂邑空虛
東撫不設備奏飭閻敬銘移營東南期夾擊而自督軍刈
禾進誘匪入伏抄擊敗之宋景詩走開州僧王破平白蓮
池遣陳國瑞將三千人援臨淮諸擒圩聞王且至爭反正
十月僧軍誅苗沛霖於蒙城禽擒首相盤葛小年鄒煥林
龔耀駢誅之程二坎李大個魏羣兒乞降皖北始稍靖張
總愚等西掠南陽襄陽其年劉長佑始議設直隸六軍諸

行省練軍自此始。

三年春，豫捻犯隨州，應山僧王自歸德躡之。官文遣舒保擊捻，德安西大破之。窮追入山谷，爲賊乘，力戰死。舒保名亞於多隆阿。每軍所至，百姓焚香鳴爆竹，迓之，惟恐其去。及其歿，士民悲悼。六月，曾國荃克金陵，粵賊餘黨自陝西東援者，皆萃楚境，合於捻。八月，僞扶王陳得才等自麻城犯羅田，僞遵王賴汶光合張總愚犯黃安，而毫捻任柱牛老洪、李允等復與總愚合。九月，捻犯蘄水，石清吉戰歿，圍成大吉於蘄北。官文出黃州，僧王軍麻城。

詔兩江總督曾國藩督師援鄂。國藩自請駐安慶。且言四百里內駐欽帥三人。恐羣盜輕

朝廷。是月僧王敗捻。蘄州張總愚走太湖。宿松開陳大濬走英。山東逼近商城。會粵賊爲僧王擊敗。數萬眾皆降。惟賴汝光張總愚北趨豫境。十一月僧王擊捻襄陽。未交綏。降賊復叛。僧軍大挫。羣盜由南陽趨魯山。僧軍蹙敗之。因走尉氏入鄆陵。

四年二月捻掠中牟。侵黃河邊。三月捻入山東。突騎慄疾。數日閒曹單定陶。荷澤。鄆城。鉅野。逆氛徧野。宋景詩率馬

賊二千趨堂邑直邊皆警

詔責僧格林沁縱賊北竄

命湖北巡撫吳昌壽率師赴豫接替僧軍旋移河南巡撫
捻已至曲阜東南走滕嶧復渡運東北走蘭山南走郟城
趨贛榆青口勢將南下

朝廷憂裏下河

詔曾國藩李鴻章備淮揚防四月捻復還走山東自曹州
北自濮范東至鉅野嘉祥西至東明定陶蔓延數百里河
北大震當是時河南安徽山東諸省既久罹捻禍居人築

寨自衛寇至無所掠則大呼圩民餉錢米違且攻寨民亦略輸賊冀免禍僧王度寇糧匱令軍士棗餽餌晝夜窮追輒數十日不離鞍馬手疲不能舉繩索以布帶繫肩上馭馬捻知僧軍疲益狂奔或分東西走誤我軍

穆宗憐其勞諭擇平原休養士馬且誡其勿輕臨敵曾國藩亦言賢王不可久勞宜假休息養銳氣而王性忠勇期旦夕滅賊至是躡捻曹州捻佯敗自汶上渡河走鄆城西北水套結土匪聚馬步十數萬以待王軍追至伏賊盡出圍我軍王奮斬數百人圍益厚乃率百餘騎突圍走捻依

林伺之王騎被矛傷驚逸墮地被八創死之部弁奪遺骸瘞麥田中事聞

上震悼遣侍衛克興阿等偕王世子伯彥諾謨祜赴山東迎樞諸督撫將帥以陷王皆獲嚴譴惟陳國瑞苦戰免議是時中外震驚謂捻且乘勢犯畿輔

詔會國藩督師北征且促會國荃銷假入覲募舊部隨同勦賊五月國藩奏言僧格林沁督兵重臣猝爾捐軀震遠近之人心長逆賊之兇燄

朝廷責臣討賊至切且速然有萬難迅速者數端金陵楚

軍僅三千人。作爲護衛。此外惟調劉松山甯國一軍。如楚軍不願北征。當酌帶楚軍將弁。另募徐州勇丁。存楚師之規模。開齊兗之風氣。約須三四月。乃可訓練成軍。此其不能迅速者一。捻匪戰馬極多。馳驟平原。其鋒甚銳。臣不能強步兵以當騎賊。擬派員前赴古北口。採買戰馬千匹。加以訓練。此其不能迅速者二。扼賊北竄。惟恃黃河天險。若與辦黃河水師。亦須數月。乃能就緒。此其不能迅速者三。僧格林沁之忠勇絕倫。婦孺皆知。華夷傳誦。其統兵追賊。日行七八十里。或百餘里不等。然步隊不及馬隊。驚馬不

及良馬勢必參差不齊。聞僧格林沁於三月馳至汶上。步隊後七日始到兗州。馬隊亦有後三日始到者。行走太速。勢不能自帶米糧。埋鍋造飯。行文州縣。令其供支麵飯。兵燹困苦之餘。州縣力難具數千人之食。又或倉猝得信。家丁逃匿。或兩縣交界。彼此推諉。將士爭先落後。飢飽不均。有連日不得一餐者。其隊伍難整。在此。其行軍神速。亦在此。臣處行軍。每日支帳。埋鍋造飯。不向州縣索米供應。略師古法。日行僅四十里。或二三十里。李鴻章之淮勇。亦仿楚師之法。其步步穩妥。在此。其行軍遲鈍。亦在此。僧格林

沁一年以來周歷湖北安徽河南江蘇山東五省臣接辦此賊不能處處兼顧如以徐州爲老營則山東祇能辦沂曹濟四郡河南祇能辦歸陳兩郡江蘇祇能辦徐淮海三郡安徽祇能辦廬鳳潁泗四郡此十三府州者縱橫千里捻匪出沒最熟之區以此責臣督辦而以其餘責成本省督撫則汛地各有專屬軍務漸有歸宿此賊已成流寇宜練有定之兵制無定之賊方今賢帥新隕劇寇方張臣不能速援山東不能兼顧畿輔爲謀迂緩駭人聽聞然籌思累日計必出此時李鴻章遣潘鼎新率淮勇五千浮海

入天津比至捻已休息南還。

詔曾國藩兼制直隸山東河南旗綠營及文武員弁皆聽節度國藩固辭不拜。

優詔慰勉之先是東撫閻敬銘聞黃家圍教匪謀變發兵掩捕屠男婦二千餘人案驗無實其所指教首張某者署陝西巡撫張集馨弟也山東士民冤憤已久及僧王陣亡敬銘洵懼棄東昌急走濟南物議益譁朝士交章論劾僉謂僧王之敗由敬銘不應口糧且於王薨之次日佯爲不知密疏請添幫辦以逞先見該撫回省後潛使家眷扮民

婦逃匿齊河。又臚濫保親戚多款。事下曾國藩。國藩覆奏閻敬銘請添幫辦之疏。實在該親王陣亡後一日所發。果若所言。心術豈復堪問。且賢王已逝。而僞奏以詡先見之明。此至愚之小人所不忍爲。豈閻敬銘而爲之。該撫自負清正。輒以不肖待人。故僚屬怨其刻覈。至其親戚李均貪鄙。妄爲眾論相符。應請褫革。

詔允之。張總愚趨宿亳。皖軍迎擊於龍山。總愚陷高爐集。賴汶光、牛老洪、任柱等繼至。遂圍雉河集。雉河集者。總愚老巢也。布政使英翰駐軍防守。羣捻併力死爭。冀復據之。

英翰率二十餘騎走西洋集留史念祖死守待援國藩檄黃翼升水師赴臨淮周盛波援蒙亳劉銘傳白濟甯赴徐州嚮皖北時山東肅清侍衛克興阿等率馬隊四百護僧王樞北行所過士女焚香哭送者數十萬人自山東達京師絡繹千里各處建祠私祭遇忌日設齋醮如祀其祖禰焉閏五月曾國藩出屯臨淮始委員搜查圩寨造良民莠民冊擇良者給執照爲圩長其梟黠不法者悉案誅之蒙亳奸宄始知畏法馴懦者亦得重見天日矣六月周盛波敗賊渦河北劉銘傳敗賊龍山石弓山豫軍張曜宋慶攻

破陳家團進兵余樓皖軍張得勝克高爐集官軍環逼雒河捻糧罄潰遁雒河解圍賴汶光李允走歸德陳州張總愚任柱走睢州張曜等軍自鹿邑柘城躡擊敗之乃西趨汝洛劉長佑遣礮船西巡河壩黃河水師自此起七月張總愚等由南召魯山趨荆紫關以窺湖北賴汶光等西走舞陽將與總愚會合南奔八月曾國藩移駐徐州張總愚等東走鄧州復西北走鎮平張曜迎擊於黑龍集大敗之遂走唐縣任柱賴汶光等走沈邱劉銘傳要擊敗之乃走項城越周家口渡沙河而北道西華入太康銘傳躡之至

睢州復大敗之。擒走考城定陶。窺入青石關。青石關者登萊青三郡要衢也。張總愚圍新野弗克。遂犯南陽。張曜等擊走之。九月。

上以總愚游弈宛境。慮闖入秦晉。

命李鴻章馳赴河洛。扼山陝門戶。時任柱陳大禧。賴汶光牛老洪等馬步六七萬。眾徧布菏澤曹定閒。分黨掠銅山濟甯。勢將渡運而東。曾國藩檄色爾固善張樹珊由濟甯迎戰。潘鼎新自鉅野會之。而留劉銘傳屯周家口。周盛波屯歸德。顧西路。張樹聲屯徐州。劉松山屯臨淮。顧中路。因

言捻勢東趨河洛現無可辦之賊臣所部楚師除留劉松山勦捻外餘擬全撤今所倚以辦賊者如劉銘傳潘鼎新張樹珊周盛波皆淮勇最勁之兵所駐皆三省最要之地李鴻章豈能撤臣布置已定之兵挾以西行

詔罷前議潘鼎新張樹珊合擊捻魚臺豐縣閒連敗之捻還走單縣十月張總愚犯棗陽新野鄂軍江長貴姜玉順等敗之總愚自裕州折走魯山窺嵩洛復折而東十一月任柱賴汶光走虞城趨睢州將道舊黃河北繞汴梁與張總愚合周盛波迎擊於睢州敗之捻走太康與總愚併圍

扶溝劉銘傳自周口援扶溝復大敗之國藩更令張樹珊屯周口劉銘傳率師遊擊捻走襄葉舞陽後股奔西平遂平復分爲二賴汶光走魯山張總愚走唐縣鄂軍劉維楨設伏敗之斬其弟張總志十二月張總愚走新野賴汶光牛老洪走光州分掠商城固始犯信陽湖北大震成大吉軍譁宋埠叛卒句捻大掠黃岡黃安黃陂孝感皆受荼毒官文飛書乞援國藩遣劉銘傳援黃州

五年正月張總愚犯樊城鄂軍江長貴卻之捻還走新野賴汶光牛老洪陷黃陂鄂軍梁宏勝迎擊於黃岡之衛埠

力戰死之劉銘傳克黃陂

詔曾國荃爲湖北巡撫國荃自克金陵散伍歸農養病湘鄉前已起爲山西巡撫未行

朝廷以鄂事棘促募舊部赴鎮二月徐州湖團案結曾國藩移駐濟甯湖團在銅山沛縣之交故微山湖灘地咸豐四五年閒黃河溢曹州山東難民唐守忠率眾居之懇地百餘里眾數萬人徐州官吏已升科定賦矣其地膏腴歲收數倍銅沛民豔而爭之湖團乃結捻自助讎殺無已銅沛民訴之國藩國藩下令驅逐或謂寇氛方熾激之且盡

變爲捻國藩遣劉松山引兵屯團中團民皆攜農器回山東撥銀四萬令原籍牧令撫卹之徐境以安乃設同知治其地張總愚自新野北走舞陽鄆城禹州至中牟窺渡黃河直隸水師擊卻之捻走曹州掠荷定鉅鄆東軍楊飛熊王心安敗績任柱賴汶光自光息正陽走項城沈邱張樹珊率隊出擊捻一日夜南行二百里至江口集嚮蒙亳劉銘傳躡至潁州戰良久其部將黃桂蘭被捻圍抄甚急銘傳發炸礮擊之皖軍來助始大奔三月捻走槐店張樹珊要之苑寨捻復分左右翼包抄幾爲所困樹珊與其弟樹

屏首尾夾擊。捻從周口渡河東走鉅野。銘傳緊躡之。與捻旌旂相望。連擊於烏官屯龍堽集。皆大敗之。捻南還城武。曾國荃汰湖北冗軍。增湘軍六千。以記名布政使彭毓橘提督郭松林爲大將。統之時賊騎數萬。東奔西突。相去動三千里。官軍常失之不及。國藩已增調李昭慶劉秉璋楊鼎勛備遊擊。又以閩粵新平調鮑超萬二千人北行。合之湘淮諸軍。所部逾八萬矣。四月張總愚等走豐單。任柱等走睢甯。犯亳州。國藩奏言。徐州居四鎮之中。東北則畿輔爲天下根本。東南則江蘇爲臣軍根本。東路旣重。不得不

藉運河衣帶之水爲流寇阻截之界。惟河淺汛長，千有餘里。擬與直隸山東增隄置柵，畫地分防。乃約閩敬銘同巡運河，劉長佑自張秋來會，定議自范縣豆腐店以下，並張秋東阿隸山東防，豆腐店以上，至東明長垣隸直隸防。蓋張秋爲黃河要津，山東向不設守也。又於運河築牆藩濠，北起安山戴廟，至沈家口南，訖八開宿遷至密灣成子河，分段設戍，是爲守河防運之始。劉松山敗張牛於湖團，躡至曹縣，合李昭慶夾擊走之。捻自豐沛犯徐州，董鳳高李祥和卻之。五月，劉松山追捻徐州西，屢破之。張總愚走虞。

城睢州圍陳州犯周口北寨牛老洪亦由宛寨渡河與之
會劉松山張詩日潘鼎新追奔數百里張樹珊分隊雕勦
捻渡沙河而南任柱賴汶光自懷遠渡渦踞下蔡王永勝
劉秉璋躡之捻自潁州留陵口偷渡沙河遇周盛波軍折
走西北國藩以運防已固復建議扼守沙河自周口下至
槐店槐店至正陽均守沙河國藩與喬松年任之自周口
上至朱仙鎮守賈魯河國藩任之自朱仙北四十里至汴
梁又北三十里至黃河無水可扼李鶴年挖濠守之正陽
以下皆濱淮水師與皖軍任之於是劉銘傳潘鼎新張樹

珊督軍士築長牆。皖蘇官民助之。蜿蜒七百里。以達於運。防屹然若長城矣。劉松山、朱式雲等擊捻西華。上蔡連敗之。七月。捻圍南陽尹寨。劉松山會宋慶夾擊之。張牛等走。郟縣禹州。而任柱、賴汶光盤踞葉縣舞陽。以窺湖北。曾國荃出屯德安。檄鮑超自棗陽趨淅川。內鄉防西路。郭松林自桐柏。唐縣橫截而出。防東路。劉維楨嚮新野。爲霆軍聲援。捻偵南路。備嚴。折而北走。是時曾國藩自濟甯道運河。微山湖入洪澤。浮淮泗。至臨淮。患病。以雉河亳州皆捻巢。迂道渦河。令章合才率親軍五百先導。國藩乘輕舸浮渦。

而上至毫登陸。八月至陳州。周口駐營。上疏乞假。捻合四股。趨中牟。偵沙魯河牆已成。惟汴梁近地未訖功。乘夜東趨。撫標三營皆潰。捻急走山東。劉銘傳遣馬隊追至杞。截其後部。國藩急檄劉銘傳。潘鼎新。趨虞。單劉秉璋。楊鼎勛。自徐州韓莊東援。張樹珊衛護。

孔林時論以長牆千數百里。虧於一簣。頗咎李鶴年。於是運防黃防同時皆警。國藩焦憤增疾。頗自陳衰狀。請以李鴻章駐徐州。顧山東。曾國荃駐南陽。顧河南。國藩自駐周家口。扼其中。兼顧皖豫。並請飭直隸山東礮船巡黃河。屏

被畿輔

旨皆報可。捻合犯鉅野。東軍王成謙王正起卻之。捻猛攻運牆。三晝夜不克。乃引去。九月。劉銘傳潘鼎新要擊於梁山。大破之。追至蒗澤。曹縣東明連敗之。鼎新至杞。銘傳至睢州。捻悉眾集河南。復分爲二。自此稱東捻西捻。東捻任柱賴汶光徘徊黑岡。掘榮澤壩二十餘丈。冀引黃河灌汴梁。河南礮船會宋慶陸師擊走之。乃自中牟一晝夜行三百里。至曹縣。夜撲袁口。東南突開河圩牆。皆阻東軍不得過。遂由安山戴廟擾長溝。西捻張總愚走許州。牛老洪死。

其子牛喜領其眾。捻至襄城。鮑超自裕州迎勦。捻已走汝
邾。超至魯山。捻由宜陽永甯乘夜狂奔。超自汝洛緊躡之。
捻道閿鄉太峪口。繞潼關入陝。犯商州。於是國藩檄劉銘
傳潘鼎新張樹珊專勦東捻。鮑超劉松山劉秉璋楊鼎勛
專勦西捻。捻亦不再合。以訖於滅。十月。西捻自華陰走朝
邑。窺渡黃河。陳湜水師卻之。適涇州勇潰。甘回又犯甯州。
陝西大擾。巡撫劉蓉飛書乞援。鮑超奔馳千里。未及賊。回
軍南陽。劉秉璋楊鼎勛已至陝州。回軍新鄭。

朝廷以陝省危急。促鮑超入關。東捻走豐。劉銘傳橫擊之。

捻分爲兩任柱北走賴汶光東南走銘傳復敗之渠家寨
捻併入沛縣湖團走曹縣至太康銘傳張樹珊周盛波連
敗之是月會國藩乞開缺留營

詔俟病痊來覲以李鴻章暫代督師鴻章謙讓

改命國藩回兩江本任

授鴻章欽差大臣國藩四上疏懇辭

穆宗溫旨慰勉之東捻道光固走信陽會國荃出屯武勝
岡遣軍迎擊捻折走羅山趨光固英翰截之還嚮麻城宋
埠掠黃岡之新州倉子埠國荃遣譚仁芳敗之孝感捻陷

雲夢應城突攻德安遣郭松林破走之應城雲夢皆克復
敗之皂河楊澤劉銘傳軍次麻城周盛波張樹珊次隨鮑
超次棗陽劉秉璋駐隨棗閒宋慶亦率軍赴鄂援師羣萃
湖北西捻至華陰陝軍大挫捻聚灞橋西安戒嚴時鮑超
及淮軍諸將皆不樂西征國藩檄劉松山援陝松山毅然
自任其後削平秦隴討定西域所成大矣十二月郭松林
追捻曰口深入中伏傷脛不能起至夜部弁負之出其弟
郭芳鈺敗死獨沈鴻賓五營苦守獲全彭毓橘譚仁芳等
追捻至沙港敗之捻犯安陸國荃遣劉維楨等擊卻之西

捻自臨潼走新豐陝軍阻於雪捻逕犯西安諸軍躡之灞橋捻突以馬隊包抄三十餘營皆潰湘軍將蕭德揚戰死遂圍省城時劉蓉已罷巡撫喬松年飛章告急

詔陝甘總督左宗棠督軍討西捻張樹珊擊東捻於德安之新家關敗績死之捻復走日口詐稱難民將渡漢而北國荃遣水師截擊走之捻復犯安陸劉銘傳追擊敗之

六年正月東捻屯尹潞河鮑超劉銘傳約期會戰超後期銘傳先至戰不利陣歿六百餘人超已引軍東久之知銘軍敗隔河而陣寇騎如潮超以劈山礮環擊馬多踣相持

至黃昏，捻漸不支。超麾眾壓之，捻披靡。馬步自相蹂，死者萬人。超乘勝渡河，追十餘里。銘傳亦回軍猛戰，盡奪所失。驟馬捻由白口北逸。超追殺五晝夜，俘斬甚眾。捻狼狽走河南。超既大捷，銘傳怨超賣己。超亦謂李鴻章偏袒，互有違言。超乞病。

屢詔慰留。曾國藩、李鴻章使問相望，卒不應。乃罷其軍。劉松山擊捻於西安，雨花寨編修張錫燦率百餘騎遇伏死。之官文坐事罷。

授李鴻章湖廣總督，以江蘇巡撫李瀚章攝其任。初，左宗

棠佐湖南軍幕。洵保部郎。坐樊燮案。下官文鞠訊簿責頗急。及其罷。宗棠已。

授欽差大臣。自福建道湖北。因以官文關防授之。閱時纔九載。世尤歎其。

殊遇云。二月李鴻章自徐州移駐周口。東捻犯麻城。掠蘄水。廣濟黃梅。游騎至宿松。劉秉璋周盛波至太湖。捻還走鄂境。彭毓橘軍次黃州。聞捻至。急進兵迎擊。毓橘本湘軍宿將。新平金陵有功。自負材勇。輕騎覘地勢。至蘄水六神港。遇捻大至。率其部將羅朝雲等直前搏戰。軍中初不知。

陷圍久無援至與道員葛承霖均戰死湘軍久勝之餘輕於犯險致爲賊誤時論惜之三月劉松山擊西捻於郟大破之時張總愚與回匪合其燄益熾松山旣攻破銀渠金渠復有此捷軍勢頗振左宗棠留屯德安請緩赴陝

詔俟援鄂軍至仍卽入關四月東捻掠桐柏信陽周盛波自北迎擊提督劉啟福歿於陣捻南走應山孝感入黃安劉銘傳敗之紫屏捻還走安陸游弋於雲夢應城白口天門間值天旱湖河盡涸官軍憊甚捻亦飢散宋國永遇於隨州西襲破賊館斬馘數百捻北走新野南陽游騎至鎮

平鄧州。捻苦乏食，破民寨，網載新麥。劉銘傳自襄陽躡之。豫軍自南陽進擊，捻走唐縣。五月，捻掠舞葉，臨潁遂走許州。張曜橫擊之，捻北走洧川。尉氏中牟時，山東梁山土匪使使迎，任賴捻晝夜馳數百里。五日至鉅野，合梁山匪陷戴廟隄牆，渡運而東，犯泰安。登萊青三郡皆震。自捻擾鄂中，運防士卒久懈。天旱水涸，竟不能爲一日守。

嚴旨切責論者，以曾國藩創設運防，未嘗有失。頗咎李鴻章、鴻章移駐歸德。

朝廷猶嫌其遠，乃駐濟甯。劉銘傳獻倒守運河之議，移運

東長牆於西岸又議防守膠萊河鴻章從之會劉長佑英翰亦言驅賊海隅可收聚殲之效

旨下曾國藩等籌辦東捻走青石關由青州趨登萊六月
捻自萊陽北趨招遠黃縣全股聚海濱李鴻章丁寶楨會
軍扼膠萊河以蹙之膠萊河者元至正間所開新河以通
漕運而避海道之險者也延袤幾三百里其北口水淺沙
淤不能築牆西距三十里有濰河入海道乃議從新河西
築牆接濰河東以達於海令淮軍東軍分段守之而調防
運軍赴膠萊他軍替運防是時捻已深入海曲咸謂成功

可指日待獨曾國藩憂其難恃貽書鴻章力主倒守運河
七月捻屢撲膠萊河爲淮軍豫軍所卻改道走濰河東軍
王心安築壘方成而隄牆未竣捻長驅渡河自安邱臨朐
南走將由沂莒窺江淮丁寶楨以聞

穆宗怒鴻章交部議寶楨褫職留任先是東軍守濰河本
潘鼎新汛地潘軍方南移而北路遽失守

詔斬王心安丁寶楨上疏爭辨乃宥心安而切責鴻章鴻
章仍議防運英翰遣張得勝等率皖軍萬人扼仰化集東
迄於海曾國荃遣譚仁芳劉維楨等率鄂軍萬二千人扼

斬口至亨濟間劉長佑遣唐訓方張樹聲率直軍五千人
扼齊河張秋鴻章復徵浙兵五千扼六塘河其運河中段
淮軍東軍分守之東捻南趨贛榆青口折北走郟城蘭山
劉銘傳牛師韓姚廣武屢擊敗之八月李鴻章移駐臺莊
捻撲宿遷運河牛師韓等拒卻之復撲老劉淵姚廣武截
擊敗之乃北走邳鄆爲潘鼎新所要還走海州漕督張之
萬疏論牛師韓姚廣武功請增軍萬五千人英翰亦言宿
遷之戰未見淮軍劾鴻章觀望丁寶楨復屢疏相詆
詔責鴻章忌刻縱賊鴻章疏辨云英翰遠在潁郡繫念運

防派程文炳等出境助勦。臣與該撫交好有年。何至稍存忌刻。縱賊觀望。爲此悖義味良之舉。至丁寶楨以濰河前事。謂臣徇私諉咎。倒置是非。仰蒙

聖明詳切訓誡。臣敢不懷遵。臣與丁寶楨本無嫌怨。自夏閒賊入東。後彼卽欲逐賊出境。固身任地方之常情。惟臣專辦勦捻。必思所以制賊之方。扼膠萊爲上策。次則蹙之運河以東。無論能否辦到。勢固不能不辦。臣擬出三大支。爲合力兜勦之計。但捻逆人馬眾多。不能不稍待時日。於是鴻章憂悴致疾。曾國藩貽書慰勉之。九月。潘鼎新敗捻。

海州劉銘傳復敗之王堰牛山捻自贛橫趨蘭山入嶧縣
山中溫德勒克西馬隊兜剿捻奔滕縣趨濟甯將撲運防
值黃水盛漲沈口戴廟巨浸汪洋灌入運河捻不能飛渡
鴻章回駐濟甯飭諸軍嚴堵下游捻乃走泰安由蒙陰而
南時郭松林創愈鴻章畀萬人統之號武毅軍十月曾國
荃乞病以郭柏蔭爲湖北巡撫東捻走淄川長山章邱將
由齊河渡黃阻水師弗能過東南走濰劉銘傳要擊於松
樹山大破之捻繞安邱走高密諸城銘傳追及於日照任
柱耳受槍傷急奔贛榆銘傳旣屢勝捻黨潘貴升獻款請

殺任柱自效銘傳許獎二萬金比至贛榆銘傳自當牛賴
令善慶當任柱擒皆百戰之餘殊死鬪善慶令騎兵下馬
結陣以洋槍排擊擒死亡相藉猶進不已天忽大霧銘傳
令丁壽昌等乘霧繞擒後牛賴兩首皆遁我軍萃於任首
潘貴升自後狙殺呼曰任柱槍斃矣擒遂大奔柱原名化
邦毫人粵逆僞封魯王兇猛善戰張總愚李允皆不及剽
掠十餘年荼毒數省及其誅遠近稱快餘黨推賴汶光爲
首而擒勢衰不復振矣潘鼎新追擊賴汶光於海州上莊
大破之斬擒首任金保降者五百人十一月擒走諸城高

密潘鼎新躡之。捻由昌邑北蒙折走濰。劉銘傳先至濰。捻大驚散走。追至壽光。俘降四千餘人。郭松林要之杞城。復敗之。於是銘傳松林盡棄輜重。裹乾糧。與捻相逐。捻將沿海南走。阻瀾河不能遁。乃踞壽光王胡城。誓死戰。銘傳松林分左右進。馬賊數十團潮至。善慶溫德勒克西率馬隊拒之。追至鳳凰臺。捻步隊猶列十餘里。牛喜子率白旗直犯。銘傳賴汶光率藍旗分數支犯松林。戰良久。我軍無不一當十。捻大潰。壽光民圩皆從壁上觀。見官軍勝。開圩助殺。捻多死於瀾河。浮尸二萬餘。俘一萬餘人。奪獲騾馬二

萬匹。僞列王徐昌先僞首王范汝增任柱兒任定皆伏誅。賴汶光率千餘騎。梟水南奔沐陽。十二月。捻渡六塘河。牛師韓程文炳俘百餘人。劉銘傳郭松林由山東疾馳六百里。追至清江。黃翼升李昭慶追至淮城。捻由高寶趨揚州。吳毓蘭迎擊瓦窰鋪陣。俘賴汶光。殘黨走六合天長盱眙。薙髮而散。僞魏王李允逆首牛喜子任三厭詣李世忠降。賴汶光本粵賊悍黨。僞封遵王。洪首誅。始變而爲捻。與任柱相依。柱善戰。汶光善謀。其兇悍視他賊爲甚。自書親供千餘言。述粵賊事甚詳。

詔凌遲處死。並牛喜子李允任三厭駢誅之。東捻平。李鴻章疏請休兵籌善後。劉銘傳假還。諸將爭請解兵歸農。而西捻擾畿南。京師大震。

同治七年正月

詔李鴻章急赴河北會剿。先是六年六月。左宗棠率師入潼關。西捻張總愚渡渭北。往來蒲富高渭閒。宗棠遣劉松山郭寶昌黃鼎會擊破之。七月。捻走臨潼。三原咸陽。劉效忠擊之。走興平。八月。宗棠移駐臨潼。捻自興平渡渭而北。復由臨涇渡涇而東。大雨阻水。官軍不能進。九月。宗棠遣

劉松山等進富平。劉典、高連陞等進相橋。康橋擒由蒲城入北山。十月，宗棠遣軍敗之洛川。擒圍鄜州。甘泉不克。犯宜川。劉松山追至洛川，遇回匪大至，李祥和戰死。擒猷大。張陷延州。綏德十一月，劉松山、郭寶昌躡至清湖。克綏德。擒自宜川渡黃河，犯山西。連陷吉州、鄉甯。山西河防故隸按察使陳湜。湜初聞擒在綏德，注意防葭州。及擒渡河，湜先至省城白事。聞報馳至，擒已南擾河津。逼解州、運城。穆宗大怒。湜與巡撫趙長齡俱得罪。

詔張曜、宋慶、程文炳分道防河北。宗棠親率劉松山、郭寶

昌等軍入晉克吉州鄉甯解稷山圍十二月松山破捻洪洞捻走平陽自垣曲趨濟源循河至原武犯衛輝宗棠令喜昌全福安住率馬軍偕松山寶昌趨彰德嚮直隸是年正月捻自內黃渡漳大股走平鄉雜澤南和邯鄲順德至定州保定戒嚴神機營偵捻已近易州直隸總督官文奏捻在涇陽驛有

詔詰責並促李鴻章馳赴畿輔左宗棠扼保定以北捻犯雄縣張曜等方至湯陰劉松山至保定李鴻章尙在徐

詔切責鴻章李鶴年左宗棠官文俱奪職丁寶楨先至河

閒。

溫旨嘉獎。擒陷獻縣。

詔恭親王會神機營王大臣總京師巡防。侍郎李鴻藻請派親王爲大將軍。左李爲參贊。

詔恭親王節制左李及諸督撫。以宗棠總前敵諸軍。令侍衛陳國瑞領萬人隸神機營。英翰率師入援。二月。左宗棠師次保定。李鴻章至德州。劉松山等敗擒獻縣商家林。擒走深州博野。劉松山郭寶昌躡及敗之。擒走安平。遇郭松林軍。納降數百人。擒走深澤。劉松山郭寶昌會張曜宋慶

夾擊破之。擒還走饒陽深州。郭寶昌誅其首張和尚張五孩。擒走肅甯程文炳。追及於博野。拔難民數千人。擒自晉州渡漳。沱劉松山張曜郭寶昌等追至河干。擒之未渡者殲焉。時援師大集。晝夜與擒馳逐。迄不得要領。擒一人挾數馬避兵疾行。李鴻章乃議驅之太行黃河間。而李鶴年奮請任攻戰。均無效。三月。擒渡漳走清化。伐木爲矛。張曜等追之。擒走封邱。郭寶昌迎戰不利。被二創。提督周盈瑞敗歿。遂走滑。破唐仁廉軍。提督陳振邦中矛死。左宗棠親督喜昌馬德順等擊於滑。敗之。擒自南樂清豐走莘。趨東。

昌郭松林要擊於荏平俘數十人捻自平原走陵縣吳橋
四月乘雨至東光將渡運河追追軍改走南皮遂至天津
道靜海鹽山入山東掠陽信海豐恭親王奏蹙賊海隅限
一月平捻李鴻章復議防北運河丁寶楨英翰會東昌議
分守汛地自臨清至魏家灣六十餘里皖軍駐防自東昌
南至張秋九十餘里淮軍駐防諸軍分段修牆時漳衛盛
漲導之減河自運達黃戰艦通行無阻

詔徵劉銘傳赴營捻南掠平原高唐走清平博平窺渡運
河值黃水入運折而東南淮軍東軍築隄牆成左宗棠至

鹽山以防軍足恃還駐吳橋閏四月劉松山張曜追捻至慶雲滄州其酋高老步等率數百人降捻自泊頭撲運河松山與水師丁長春夾擊走之捻至連鎮吳橋聞左宗棠駐守折走平原高唐荏平陳國瑞連擊破之

朝廷以平捻限滿增

命都興阿管神機營

授爲欽差大臣率春壽馬隊並張曜宋慶陳國瑞等軍均歸調遣捻走武定掠海豐陳國瑞追擊敗之五月左宗棠令劉松山息兵運東甫數日捻騎已近海豐松山喜昌自

鹽山橫出截之。捻不及陣，狂走滄州。張曜自南夾擊，大敗之。捻奔陵縣臨邑。先是李鴻章遣郭松林、潘鼎新、周盛波、王心安等自臨邑築牆，屬之馬頰河，空出西南河濱，餌捻。至是，張曜、宋慶追至臨邑，捻不肯深入，走濟陽。鴻章知計不售，乃遣諸軍兜剿。張曜、宋慶趨武定，郭松林、潘鼎新、王心安守隄牆。周盛波駐吳橋甯津，捻走海豐。張曜等過於濱州，大敗之。乃走陽信。郭松林、王心安進至樂陵，捻自陽信還奔海豐。郭松林、唐仁廉、春壽追擊敗之。乃出甯津，吳橋閒西南馳百五十里，至德州。左宗棠自連鎮親督軍追。

之與郭松林馬步相繼。捻不得喘息。是役諸軍追剿。歷十六晝夜。斬馘無算。捻益不支。六月。郭松林潘鼎新擊捻於沙河。大破之。俘斬四千。張總愚中槍落馬。數十騎翼之逃。時大雨平陸。劉松山等軍爲積水所阻。張曜等駐臨邑。捻走甯津西南。松山令軍士避淖而行。追至吳橋。俘斬二千。羣捻多降。初。曾國藩檄黃翼升歐陽利見姚廣武各率所部。礮船自張秋渡黃龍神見舟中。水忽大漲。乘流進口。入德州。於是運防益固。劉銘傳至德州。謁鴻章。聞各軍大捷。不肯攘功。力辭兵事。鴻章仍令率舊部赴前敵。捻自湘軍

擊敗後走德平。郭松林、潘鼎新、陳國瑞、張得勝等追師集商河。張總愚涉水走西南。至高唐。鼎新追及。乃嚮博平。清平圖撲運防。時東昌臨清張秋開河水深。馬頰河黃水漫入。各營嚴守。捻不得近。乃由博平向東昌。迤南犯河牆。守軍卻之。銘傳等乃議守徒駭河。銘傳由桃橋守至南鎮。松林由桃橋守至博平。袁保恆、張曜、宋慶由博平守至東昌。圍捻於黃運。徒駭之間。是時水溜泥濘。捻無所掠食。部黨解散。數萬眾不知所之。松林銘傳馬隊五六千。縱橫要擊。斬數千人。張總愚率數十騎北遁。馬勇及之。乃棄馬入禾。

叢人之不得脫。總愚赴水死。獲其子張葵兒。其從子張正江走南鎮。銘傳追獲之。俘老捻四千人。餘匪悉爲善慶溫德勒克西所殲。西捻平。李鴻章協辦大學士。與左宗棠並晉太子太保。劉銘傳封一等男。其餘將帥給獎有差。

王定安曰。三代時中夏無騎兵。行軍皆以車戰。至戰國始知用騎。其風蓋昉自北漢。當時諸侯王封域千里。縱敵近世一行省。輒稱鐵騎數十萬。縱橫馳突。或數日卽至人國都。於是三晉燕齊皆築長城自衛。其見於短長策者可攷也。秦并天下。中國無盜警。乃築萬里長城限胡騎。由斯言

之牆塹之足以拒馬由來久矣自捻之盛悍騎何啻五六萬僧王率蒙古精騎追之常落其後曾公國藩奉

命北征初亦苦無馬屢使使出口購之馬之至者無多而寇日以盛始變計築長牆守運河暨沙魯諸河聞者皆笑其迂其後李公鴻章踵而行之更守膠萊北運河及馬頰徒駭遂蕨厥功夫築牆千里合數省兵力守之寇至或不能保亦計之至拙者也然天下之至巧非至拙者不能勝堅守其拙而巧者靡矣今西洋之船堅礮利固無敵其所謂鐵甲船者礮火不能傷風濤不能撼固天下之至巧者

矣。然而遇沙灘則停，觸焦石則漏。夫沙石亦物之至冥頑無知者也。而鐵甲船畏之，則知拙之足以制巧，斷斷然矣。余昔從曾公遊，有

詔詢西夷和戰事。公曰：夷可與戰乎？余對曰：可。公問何恃？對曰：某不知其何恃。然觀公所部七萬人，皆用西洋槍礮。中國利器無出其右者。而屢挫於捻，捻僅用長矛二丈，飛騰入陣，槍礮不得再施。知捻之可以勝官軍，則知西夷之可以戰也。公初疑其辯，已而曰：子之言是也。勝負在人，不在器。然安得二三孟浪不畏死者，爲余前驅哉？

湘軍記卷十六

湘軍記

卷十六

三

武昌范德培校字